

诱人

孽海

——赌
——海
——孽
——海
——诱
——人
——诱
——人
——诱
——人

赌者

初曦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劝世谈丛书



诱人孽海

—— 赌

初曦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劝世谈丛书
诱人孽海——赌
Youren Niehai—Du
初曦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14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frac{1}{8}$

印数:1—13,097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景富 王杰 责任校对:吴广君
封面设计:刘冰宇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2757-8/C·180

定价:4.80元

目 录

- 一 谈赌之惑 (1)
- 二 赌史点滴 (7)
- 赌从游戏来 (8)
- 古今禁赌杂谈 (21)
- 不是赌城 胜似赌城 (25)
- 旧上海赌业一瞥
- 三 中外赌博花样拾零 (32)
- 麻 将 (34)
- 牌 九 (38)
- 番 摊 (42)
- 掷骰子 (44)
- 回力球 (46)
- 轮盘赌 (49)
- 自动投币机 (50)
- 四 蒲松龄笔下的赌 (53)
- 五 赌风烈，鸩酒迷汤何时灭 (79)

席卷全球的赌风 (82)

吃住优惠,美女应酬,金都处处可风流 ... (89)

——域外赌城掠影

六 险山恶水话赌途 (106)

令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的赌局骗术

..... (106)

心照不宣的搭档 (108)

“助人为乐”的帮闲 (110)

手疾眼快的“魔术师” (110)

为虎作伥的球员、骑手 (113)

“铁了心”的骰子 (114)

有“分身术”的摊皮 (115)

洞察机密的灯光 (116)

“明辨是非”的眼镜 (116)

吃里爬外的“牌奸” (117)

信息灵通的腿子 (118)

一老一少谈赌场 (119)

看尔虞我诈,谁主沉浮? (125)

——茫茫赌海中的芸芸众生

心腹原是内奸,夫妻双双受骗 (125)

切磋球艺为钓鱼,上当受骗悔莫及 (126)

猜单双巧裁缝入迷,贪赌款小扁头行凶

..... (128)

异想天开新婚赌,泪湿红绡羞难补 (130)

剑影刀光野狼嗥,万元大户劫难逃 (131)

七	赌毒剧烈，赌患无穷	(138)
	弟兄嗜赌，骗卖亲母	(138)
	名人负巨债，高楼殒英才	(140)
	牛粪、鲜花，何处为家？	(142)
	导演不擅赌场戏，惹火烧身咎自取	(144)
	三灾五劫不回头，高妻鬻女二进宫	(146)
	蒙面、蒙身难隐形，化装抢劫法不容	(149)
	媳去、妻高、子女丧，家毁人灭为哪桩？	(152)
	一组短镜头	(159)
八	赌徒心态素描	(166)
	求胜心理	(166)
	求金欲望	(168)
	侥幸心理	(171)
	自以为是	(172)
	“翻本儿”愿望	(175)
	特殊刺激	(176)
	病态心理	(177)
九	赌海无边，回头是岸	(182)
	永记沉痛教训，断指以表决心	(183)
	他和她为什么要跳河？	(185)
	禁赌协会真灵，硬是扭转乾坤	(188)

误入歧途险成鬼，改弦易辙重做人 …… (190)

——一个万元户的破落纪实

福星高照的爵士为何坚决戒赌? …… (192)

——霍夫曼的《赌运》简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赌、写赌与戒赌

…………… (205)

后·记 …… (218)

一 谈赌之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赌”字有两种含义，一是“打赌”，二是“赌博”，即专以财物论输赢的行为。打赌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偶尔为之；有时虽然也以财物作赌，甚至赌得很大，但终归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专以财物作赌注比输赢的赌博。如明太祖朱元璋与羊玄保下围棋，以封官奖赏，羊得胜，“补宣城太守”，世称“赌郡”。虽然“注”很大，但仍然只能算作一种打赌。

赌博则把日常的娱乐、游戏中的争上下、决胜负完全变成了以财物论输赢，成了单纯的输钱赢钱的勾当；小输也往往倾囊以付，大输则有可能倾家荡产。因此，一提起赌博，人们总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前者是少数嗜赌成性的人，他们以此为最好的享受，闻赌则喜，乐此不疲；后者是赌徒们的为数众多的亲人，他们忧心忡忡，终日担惊受怕，不知浪子何时能回头。其实，一个赌字所涉及的情感又何止以上这两种！可以说，它几乎触及人间“七情”的每个部分，可谓集喜、怒、哀、惧、爱、恶、亲、仇等各种情绪、情感、感受、享受之大成。

何以如此？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赌之惑”所致。

何谓赌之感？大体说来，这个感字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诱惑——对相当多的人来说，赌博这件事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如同醇酒与鸦片，一旦上瘾就难以摆脱，以至个人屡戒不绝，官方屡禁不止，成了今古相因、中外同患、男女老少中皆可流行的世界通病。三国时期在吴国做官的韦昭（又名韦曜，见《三国志》韦曜传）对此曾有过精彩的描述。这个韦昭是在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当权时都任官职的四朝元老；他在任太子中庶子（太子属官，每月薪俸为六百石粮）时，曾按照太子孙和的要求写了一篇论“博弈”的文章（“博”指六博，原是古代的一种游戏，又称局戏，弈是围棋；详见后面的《赌史点滴》），其中有一段说：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翫（同‘玩’字）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从天亮玩到天黑，还点上蜡烛继续玩）。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事业荒废无人经管，上门的宾客少得可怜。‘阙’同‘缺’，‘不接’即接续不上），虽有太牢之饌，韶夏之乐，不暇存也（即使有丰盛的美食、美妙的音乐，也顾不上去想了。太牢指同时盛猪、牛、羊三牲的大食器，后用以比喻丰盛的宴席；‘韶’原指传说中舜帝所作的乐曲名，如《论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此处喻美妙动听的乐曲；存，想念之意）。从《韦曜传》所引的全部文字来看，他这篇论博弈的文章，反对、批判的主要还是迷恋于六博、围棋这类游戏的现象，尽管也提到“至或赌及衣物……”但重点是论析博弈的无用、无益，抨击爱好此道者的不务正业，宣传提倡“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

……用之于智计……用之于资货（经商）……用之于射御（射箭与驾驭车马，即习武）……”但即使如此，文中直接和间接反映出来的所谓“局戏”的诱惑力已是相当惊人的了。

清代诸晦香的《明斋小识》中有一个 56 字的小故事叫《戒赌》，全文是：“曩（从前）在卢雉场（即赌场。过去卢雉指赌博的胜彩；当时的骰子有五枚，最早为木制，故称‘五木’。‘卢’和‘雉’是骰子的彩名，都属于‘贵彩’。详见《赌史点滴》），遇一客，兴甚豪。自谓善五木诀（自称熟悉掷五木的诀窍）；一掷百万，昼夜无倦色。人见其将指（即中指）中断，宛如刀切，乃为探问。曰，昔年戒赌时所刳也。闻之，不觉失笑。”这位赌客曾经为戒赌而刳断中指，但后来终于忍不住，又重返赌场，足以说明赌博的诱惑性之大。

“惑”字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迷惑——嗜赌之人，对赌博往往是“当局者迷”，只求一赌为快，总想靠赌发财，一上赌场就不顾其他，甚至觉得舍此无他；对赌之患、赌之祸则颇为糊涂。而且，不少人是越输越赌，又多半是越赌越输；悬崖不勒马，迷途不知返，迷迷胡胡地随着恶性循环的回流转。等到自己开始明白时（请注意，只是“开始”明白，不是真正完全明白。古今中外的赌徒之中，由好赌如狂而转为对此大彻大悟者，如凤毛麟角），已是为时晚矣；许多人骑虎难下，不到家破人亡或银铛入狱，很难戒掉。由于亲友、师长的规劝而改邪归正者，实属难能可贵。

“惑”字第三个方面的含义乃是困惑——主要是一些人对赌博到底有多大害处搞不清楚，甚至对赌博究竟算不算坏事也拿不准；特别是对界于“赌与非赌”之间、法律上的“赌



戒赌断中指

博犯罪与一般赌博行为”之间的某些难以截然划清界限的情况更感到困惑、头疼。一般老百姓困惑，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伤大雅的；某些相当负责的官员困惑，就比较麻烦了。比如，笔者不久前听人说，对于南方某市是否可以开设国际性的妓院、赌场，上（不知上至哪一级）下（也不知下至哪一级）颇有一番争论，最后多数人认为：开妓院不行，开赌场似乎还可行。这一传闻尚未得到证实，笔者就又在辽宁某市听到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说是在不久的将来，该市要建设中国第一座赌城！当然，面对如今“城”字泛滥的现实，我们对这个“赌城”的理解是：它不过是一个比较大的赌场而已，不会是如美国的里诺、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法国的尼斯，摩纳哥的蒙特卡洛等真正以赌场为主的大城市。尽管是这样，建设赌城的计划或呼声也是不同凡响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叫作“新中国”，叫做“社会主义（尽管是初级阶段）的中国”，因而有些概念、有些观念总是要同它格格不入的；否则，就是我们自己名不副实了。社会主义固然好，但“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是什么人、什么东西都能戴在头上的。“社会主义妓院”显然不成立，“社会主义的妓女”大概也不会是好名声；那么，“社会主义的赌场”又如何呢？“社会主义制度监督下的赌场”就不是上了一层霜的驴粪蛋儿吗？好在，上面说的至今尚属传闻（至少对笔者来说是这样），但其中已经透露出颇大的困惑了。假如不是传闻而是果真如此，那么，即使决策者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是相当的英明，本书也仍然要把他们归入“困惑”的行列。

可见，说赌有三惑，并非硬凑，更不是杜撰，而是现实

中的客观存在。那么，为什么赌能有三惑呢？人们能否跳出这三惑，不为它所惑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赌博、对待赌博呢？古今中外的许多人又是怎样堕入赌的花花世界、尝尽酸甜苦辣，或者在豪赌的舞台上粉墨登场、占尽风情，或者靠尔虞我诈大做赌博生意、成为黑社会不可缺少的支柱的呢？在下面的各篇章中，笔者愿抛出引玉之砖，和有兴趣的青年读者们一道进行一番未必无益的探索。至于能否探出究竟，振振有词地道出个子午卯酉，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二 赌史点滴

既要谈赌，总不免涉及它的由来、历史。现代的赌徒，可谓多矣，但都以赢钱为目的，“有奶便是娘”，管他是前娘、后娘；至于这娘来自何方，更无所谓了。其他人呢，由于鄙薄此道，自然不屑一顾。而那些积极主张开赌场、建赌城的人士们，三句话不离设赌的好处；他们精打细算的是投资、效益，绞尽脑汁孜孜以求的是高额利润；对赌博的历史也无兴趣。反倒是在古代，虽然也禁赌，却出了一些谈赌的书；其中，直呼其名的专著有杜亚泉的《博史》，还有《古博经》等。可惜笔者所在的地区与它们大概无缘，无论图书馆还是书店——各处茫茫皆不见；其他古人写的谈博讲赌的书也一应俱全。因此，只好根据笔者手头有限的一点资料和自己肤浅的知识，摘其要地在此“点滴”一番，算是从史的方面凑个数。同时，也希望这“点滴”能在青年读者猎取野史知识方面凑个趣。

赌从游戏来

“**赌**”这个字，如果单从外形上理解，似应指同货币有关的事或人。这个字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已难确切考证。但从最早的《说文解字》（公元100年成书）上并无赌字，七百多年后徐铉等人则已加上此字来推测，估计它诞生在汉朝末期至三国初期。但赌博这种行为早已有之，而它的渊源，则是古代的游戏。

游戏是人们劳作之余消遣的方法，种类很多，并不都同后来的赌博有关。从实际情况看，能发展成为赌博的游戏，特别是能成为“专业性”赌博、大输大赢方式或工具的游戏，多半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这类游戏必须有输赢，这是最基本的，是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输赢就不成其为赌了。

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群众性和灵活性，少则两三人，多则可以十人八人以至更多；如赛马、跑狗、斗牛，下赌注者成千上万，而个人玩电子游戏机，尽管也紧张激烈，然独木不成林，无法形成赌博。至于个人到赌场去玩电子游戏机，以赌场老板为对手，自另当别论。

三是赌博虽然也讲究技巧，但在思维的复杂性上不能要求过高；过高则失去群众性，需要的时间也长，这两点都不适合大多数嗜赌者的心理。因为，他们都希望少劳而获甚至不劳而获，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讲，一点儿不“劳”是不存在的；至少总得到赌场去做出赌的行为。同时，他们急于求成，

盼望短时间内分胜负，定输赢，速战速决。

因此，虽然古代谈及赌博时往往用“博弈”这个字眼儿，把博与弈相提并论，特别是在赌字尚未出娘胎时更加如此，然而，后面那一半——弈（即下围棋），实在有点儿冤枉，因为它从古至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游戏，一种消遣，也是一种锻炼性格、磨练意志、开智增慧的手段，而与赌博不搭边。现代则划归体育范畴。即使它有时也以财物论输赢，仍然是一种类似“打赌”的行为。

当然，现代赌徒把打赌也改造成经常性的赌博形式了，有时赌额大得惊人，如猜车牌号（不拘是汽车、电车、摩托车、自行车）。某地有位开餐馆的百万富翁，姓白，外号人称“白神猜”，就是众多“猜号赌博”者中的一个典型。他的善猜使许多赌徒红眼，想找他一决雌雄。1989年9月的一天，白某花12000元在商场买了一台摩托车，刚推出商场，就有个陌生人来同他赌猜车牌号。双方商定的条件是：白如果输了，车归对方；如果赢了，对方付买车的钱。在几十个看热闹者围观下，白神猜这回却白猜了；他说“双”，而车到跟前一看，是“01—00245”！对方接过钥匙，在喝彩声中扬长而去。

不过，以围棋打赌，在技艺上的高超要求，在时间上的长久，是一般赌徒办不到的；别说技巧，就是那一坐几小时难决胜负的考验，一般人也望而生畏。只有李白之类的骚人墨客，才能“围棋赌酒到天明”。

因此，本书在浅谈赌博的起源时，就斗胆地打破惯例，专述“博”而避“弈”了。

博是“六博”的简称，古时也作“博”。《说文解字》上

说：“博，局戏也……古者乌曹作博。”乌曹据说是夏桀的臣子，果如此，则博戏从夏朝就开始了。

比《说文解字》早二百年左右成书的《史记》为此作了旁证，书中的《殷本纪》说：“帝武乙（殷商第二十五位皇帝，纣王的曾祖）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僂（音“了”）辱之。”意思是说，武乙皇帝是个没有德行的暴君，他让人做了一个木偶像，称之为天神，要同它玩六博。木偶当然不能动作，于是武乙就让人替天神行棋；如果对方输了，他就把人家羞辱一顿。因此，即使乌曹创作六博的传说不可靠，至迟在殷商时期也已经有博戏了。连皇帝都玩得这么上瘾，可见一斑。

六博比围棋简单得多，只有十二枚棋子，黑白各半；它不同于围棋之处是有六个箸，即筹码，长六分左右；同时，以掷骰子的方法行棋。下棋时用的棋盘叫“局”，所以人们把六博的棋盘叫博局。后来，有人把下棋本身也称为“博局”，或者“博塞”（音“色”，也作“博塞”）。大概到春秋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因此当时的不少文献中都都有所记载。如《庄子·骈拇》：“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问起谷奚的情况，人家说他外出玩博塞去了）。《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向齐宣王讲山东临淄的情况时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踢球）者。”说明六博已是民间一项主要的游戏，与斗鸡等并行。在士大夫中也盛行六博，而且博具很讲究。骰子是玉质的，叫“琼”；箸也用玉石制作；棋子则用象牙制成。《楚辞》的《招魂》中就有这样的话：“菑蔽象棋，有六博些。”菑是玉石，蔽即箸；也就是说，玉石筹码、